

“租”一个更轻松的生活

口丫子

周末朋友聚会,在相互分享完熟人的八卦之后,话题照例进入关于孩子抚养问题的讨论。这一次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买玩具上,几乎所有的家长都充满抱怨:价格便宜的吧,质量不放心;品牌玩具吧,价格又贵得惊人;而且玩具这东西更新淘汰率极高,因为孩子的新鲜感转瞬即逝,那些失去吸引力的玩具从此就被永远地打入冷宫,但扔掉又可惜,于是本来就不宽敞的房子还得留出一大块地方给这些“鸡肋”。

当大家吐槽兴致正浓时,一直沉默的“黑哥”突然发话了:“我家孩子的玩具大多数都是租来的。”“黑哥”是名狱警,因为肤色偏黑,大家都管他叫“黑哥”。“我儿子快2岁了,我们基本都是给他租玩具,XX商场里就有,只要办一张卡,往里面充值就可以租了。孩子想玩什么了,就到那儿去选;玩腻了,就送回去还掉,再租新的回家。价格嘛,大概只

有买的十分之一,而且还不占地方。”

“租来的玩具那么多孩子都玩过,会不会不卫生啊?”一个外号叫“黄大爷”的女生首先提出质疑。“黄大爷”为人豪爽,人送外号“大爷”,她尚未结婚,更没有孩子,但对“黑哥”关于“租玩具”的说法颇有顾虑。

“一般在你租之前,工作人员都会当面给每一个玩具很仔细地消毒,而且像电动车、玩具车、秋千这样的,其实消不消毒影响也不大,游乐场里的碰碰车、旋转木马不也有无数人坐过吗?重要的是监督孩子玩具不能入口,其次是吃东西前保证洗干净手就可以了。”

仔细想想,一个物品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它的使用价值,那么只需要对它拥有充分的使用权就足够了,但我们却往往把对它的所有权看得更为重要,其结果就是让生活越来越不堪重负。放眼生活,为了养车而痛苦的人不在少数,为了暂时买不起车而苦苦挣扎的也大有人在。

房子则是比车子更让人揪心的一件事。记得上大学的时候,有一次和导师聊到毕业以后如果留在北上广工作的前景时,不由地感慨买房子不易,生活性价比不高。导师淡淡地说:“你们现在的年轻人整天都想着当业主,我们毕业那个时候,从没想过买房子的事情。”

“不能在出租房里结婚”“更不能让孩子出生在租来的房子里”……类似的表述已经成了被普遍接受的理念。于是就有了现在那些搜刮来父母一辈子的积蓄支付首付款,然后在月供的压力下不断辛勤劳作的上班族。原因无非就是,按揭的房子是你自己的财产。然而高中的政治课本已经告诉过我们,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两者不可兼得,所以当你必须住在这套房子里使用它的时候,它哪怕价值连城,也跟你没有关系。

小到玩具,大到房子,市场已经为我们提供了“买”之外的另一种选择,我们何不尝试着“租”一个更轻松的生活呢?

微观

○○○

勿以善小而不为
阔妈

儿子站在滑板车上,我拉着他和车走在人行道上。突然儿子跳下车说:“等一下”。我环顾四周,并没有卖玩具和吃的,他看见什么了?原来刚刚路上有一个废弃的木质圆椅躺在盲道上,儿子过去想要扶起它。他伸手的那一刻,我立即上前和他一起把椅子搬到了路边角落。问他为什么要去搬椅子,他说,害怕椅子的主人看见它倒了难过,还怕挡着大家的路。我心里五味杂陈,一是为他骄傲,二是觉得我真不如孩子,如果看到,也不会想着去把它搬开。我们常常说勿以善小而不为,但常常没有孩子做得好。

电话
七望

每周六晚上是固定和妈妈煲电话粥的时间。自从离开了家乡到远方打拼,繁忙的工作、琐事,冲淡了对家的思念,只有每次和妈妈通话,才能重新找回那种熟悉又亲切的感觉。今天晚上,电话如期而至,妈妈一如往常和我絮叨着家中的平凡事。“你爸又去下棋了,老不回家吃饭,我只能三天两头吃剩饭。”“人老了,身体毛病也多了起来,这儿酸那儿痛的。”想起此刻电话那头妈妈的落寞,心里一紧,远在天边的我脱口而出的竟只是一句“妈你要照顾好自己啊”。挂了电话,默默祈祷爸妈慢慢一点变老。

定风波
略略

烦恼常常会猝不及防地侵袭原本平静的生活,一旦起了波澜,需要“定风波”。给自己做了突发事件的心理应急预案。中心思想是几条:不是我可控的。要淡然。要放下。邪不压正。我还是我。梦里也在自我开解,似乎一下豁然了,醒来又发现还有余波。然后默念苏轼的《定风波》:莫听穿林打叶声,何妨吟啸且徐行。

二十年
知音八鱼

时光的有趣,就在一转眼,我们已离过去的自己好远好远。翻开那时记录的小事,才想起,一开始,我们只是同学,没有人抱着交天下朋友的目的。她回忆,我像老母鸡一样保护骨折的她的时候;我想起,在人群中的尴尬时刻她站在我这边安慰我的时候。才惊觉,我们已经是二十年的朋友了。我们是如此相似,我们又如此不同,我们还是要独自面对每个人生的关键时刻,但朋友,让我们更坚强,人生更丰富宽广。这些年,我们改变了太多太多,幸运的是,一见面,我还是最真实的样子。好期待,下一个二十年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
xinfukan2@126.com

和一棵树做朋友

口积雪草

台湾作家三毛说:“如果有来生,要做一棵树,站成永恒,没有悲伤的姿势:一半在尘土里安详,一半在空中飞扬;一半散落阴凉,一半沐浴阳光。非常沉默非常骄傲,从不依靠从不寻找。”

想活成一棵树,是很多人藏在心底的一个美好的愿望。

前几年,刚刚搬到一个新的小区时,发现那儿环境很好,花儿开得艳,树也很多,每日晨昏下楼散步,那些树骄傲挺拔,笔直站立,有合欢,有梧桐,有垂柳,有银杏,风一吹,树叶便哗啦啦地响,像一阵阵琴声,也像一阵阵笑语,心生羡慕之余,便在树下流连,流连之余,便擅自给楼下的两棵柳树各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,一个叫“小翠”,一个叫“小绿”,满心欢喜地跟小翠和小绿做起了朋友。

因为工作性质,常常一个人面对电脑,几近失语,逮着个人就立刻犯病,像话痨一样没完没了,时间久了,就连身边的“眼镜先生”都对我唯恐避之不及,一回到家里就躲进自己的房间干自己的事情去了。

不过,当我看到那些翠绿的树,当真就像作家三毛形容的那样,心中的焦虑被那些绿色滤掉,不自觉地生出羡慕和欢喜,觉得做一棵树真好!和小翠小绿成了朋友之后,心里居然透亮许多,因为终于可以很轻松地跟它们说说话。

有一日早起,下楼散步时和小翠小绿打招呼,忽见一女人早起遛狗,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,看见我正对着两棵树神神道道地自言自语,她看我一眼,走出几步又回头看我,我冲她莞尔一笑,我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,她肯定在做各种猜想:神经病?疯子?失控了?

人都有诉说的欲望,这是一种本能,得不到满足的时候,就会落下各种病症,郁闷型、扭曲型、忧郁型等等,学会和一棵树说话,诉说会让你的生命变得轻松和美好,把你的寂寞说给树听,把你的喜悦说给树听,把你的烦恼说给树听,让树成为你生命中一个重要的朋友,分享生命中的一切苦和乐。

当然,你也可以选择和一个小动物交流,和一棵植物谈心,和一朵花儿说话,和你喜欢的一切,和自然界的一切,和万事万物和谐共处。中国道家有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,那就是大道至简,凡事简单了,也就从容了。

我有两个朋友,一个叫“小翠”,一个叫“小绿”。



父女俩 [德国] 韦内·贝尔格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44号

放风筝的人

口俞益萍

思佳和誉民结婚10周年纪念日就要到了,当年他们结婚的时候,周遭朋友没人看好这段婚姻,誉民的母亲甚至对思佳说:“你们如果真的想长久在一起,就赶快生个孩子,要不然干脆别结婚,省得一会儿又离婚。”思佳当时没说什么,事后逼问誉民:“这是你的意思,还是你妈的意思呀?”誉民说:“我是可以结婚也可以不结的,生孩子更不是我的考虑,想跟你在一起是最重要的考量。”于是,他们结了婚。

这两个人的独立自主性格都很强,朋友们纷纷打赌,有的说3年,有的说1年半,还有人说3个月的。“如果我们能撑10年,就办party,你们买单。”誉民牙痒痒地说。

想不到岁月静悄悄过了10年,他们一个人在中国,一个人在日本,依然保持着很好的感情。有一次我和思佳逛完街,约了誉民一起吃晚餐,“其实你们作弊。”我不怀好意地说:“你们偷偷把保鲜期延长了。”

他们之间聚少离多,两人真正相聚的时光或许还不到3年。誉民和思佳笑着说他们是“放风筝的伴侣”,就像放着风筝的人,并不知道风筝高飞之后看见的是什么景色,他只要知道自己握着线头的人,天上的那个风筝是他的,也就够了。给对方许多空间与自由,自己也多了许多空间与自由,飞倦了,落进彼此怀抱,感觉更契合。

与美好相遇

口庞立群

下伸店,对现代人而言完全是个陌生的词汇。

那次陪父亲外出,上了一辆出租车,不经意间注意到车上司机的名卡。还真巧,司机与我同姓,下意识多聊了几句。司机是市郊人,父亲早年师范毕业时曾在那边的乡村学校任教。学校边上有一家下伸店,司机的祖父便在店里工作。我问道:“下伸店是什么类型的商店?”“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下伸店属于城里供销社延伸到乡村的杂货店。”父亲回答。一番交谈下来,说来难以置信,父亲与司机的祖父熟识,司机的父亲还做过父亲的学生。

往事可堪回首。偶遇故人之孙自然让父亲勾勒出昔日下伸店的那些人、那些事。短短的车程便足以让父亲当天的心情十分愉悦。

生活中那些不期而至的美好,即便微小,也会让你铭记。

正吃晚饭,“咚咚”的敲门声让我有些不情愿地打开了门。一看是对门家庭主妇,尽管脸熟,平时却不打招呼。正在诧异,一看她手中明晃晃的钥匙,我一下子顿悟:方才下班回家开门后忘拔钥匙了。

真的,若对人生不过于苛求,你便会发觉这世间的温情与美好就在生活的一隅,并且弥足珍贵。